



雙城記 何冀平

### 《繁花》逐香塵

自年前開始到如今，以至今後，上海會成為很多人的關注點，上海人、上海話、上海弄堂、上海女人，連帶着排骨炒年糕、雞鴨老酒、熱氣羊肉、大餅油條、菜飯鹹豆、泡飯、定勝糕都成了關注點，據說上海的本幫菜火到排不上隊，連過年的酒席都定滿了，這所有都是因為一部劇——《繁花》。很想看，但香港收不到中央八台，上網搜，都註明「因為版權問題，你所在地區不能觀看」。不甘心，到處尋，竟然被我在 Google 找到一個「中國人線上看」的網址，不但有《繁花》，還有《人世間》等等，看上了！每天播兩集，與中央台隔一天，劇情完全跟不上，如果有香港朋友也像我一樣想看《繁花》或內地優質劇，為你推薦。

《繁花》書一早看過。說來話長，《繁花》面世不久，毛俊輝導演就從上海為我帶來，說上海方面想委託我們改為話劇，毛導演小時候在上海，對上海有感情，我知道這是茅盾獎的作品，一時風頭無兩，當然是好書，但拿起放下，放下又翻開，總是因為不懂上海方言不能夠太投入，改編要吃透原著，這件事就沒有接續。《繁花》後來改編為話劇，去年來到香港，編劇

導演我都相識，特邀我去看，是好看的，在香港受歡迎，畢竟香港有不少上海人。電視劇《繁花》一早就期盼，果然緊緊抓住我，一口气看了8集，直到追完。

為了創作我住過上海，接那部戲的最終原因是我喜歡上海、喜歡上海菜、喜歡上海人，還有上海的房子。有人說我的劇本裏都有房子，一座樓《天下第一樓》，一個園《甲子園》，一個宮院《德齡與慈禧》。喜歡老房子，住過老房子，兒時的四合院，成年後的英式小樓，都是上百年的有故事的建築，一個人獨住的時候，感覺房子要和我說話，告訴我這裏曾經住過的人，發生的事，構思就來了，可惜，給過我靈感的房子都拆了。上海不像北京為了首都的氣派大拆大卸，上海保留了許多老房子。到上海只要有空，就會走去街頭巷尾找，從中感受不一般的味道。上海很像香港，住宅是分貧富、分行當的，大富大貴的故宅去過，太大，反而缺乏人氣，更喜歡名人的香居小舍，充滿人情。

盼望《繁花》開續集，離開喧囂的黃河路，走進弄堂，將是另一番風味風情。繁華事散逐香塵，流水無情草自春，是唐代詩人杜牧的詩，《繁花》好就好在追逐着世塵、香塵，才惹得千萬人追捧。



此山中 鄧達智

### 銀河八方薈萃盆菜宴

銀河創先河，將過去以元朗為中心的寶安一圍圍村，其中一項食制文化「盆菜」推而廣之，2024年新春獻上「八方薈萃盆菜宴」。

創意源自「八方」，銀河旗下8間餐廳，包括：東北、台灣、福建、潮汕、客家、順德、澳門仔漁村、香港新界元朗等8個省市地區各自特色食材與烹調，結合而成8種盆菜，提供客戶訂購享用。

如能加入銀河旗下，連續8年米芝蓮二星餐廳「風味居」湘川之味盆菜，那可是麻辣迷的筆者最大的期望！

銀河大膽創立這項八方盆菜，繼往開來，日後大可九方、十方、十八方……盡量網羅中國每一個省份、每一個飲食文化獨特地區都推出「盆菜」（就是新疆，何嘗沒有大盆雞、手抓羊……等等現成皆盆菜）。其他商號跟隨，也已成爲銀河的尾隨，難以奪得「先行者」的地位。

盆菜絕非寶安一帶圍村獨有的食制，一位來自湖南湘西士家族的文化界前輩多年前已教曉在下，他們老鄉在掃墓時節，帶備酒肉前往墳地，拜祭後，在墓地一旁將肉煮熟，合族在墳前圍坐吃肉飲酒，意謂跟先人同

享，而豬肉菜餚置於大盆之中，人人筷子一雙隨意夾肉，情同吃盆菜，非常相像。

某年新春期間，帶同法國來的老朋友前往粵北陽山、連南地區遊覽。進入千年古村寨山區，看到瑤族人穿上色彩繽紛的傳統服飾，走入深山。問為何事？他們於春節期間亦會祭祖，換上傳統盛裝，帶備酒肉拜祭過後，就地煮熟置大盆內人人筷子一雙無須碗碟，先人後人同吃……跟我們新界人春秋二祭「吃山頭」相同，帶備酒肉，拜過祖先，就地煮之，置於盆內名「盆菜」，合族坐地同吃。

一再聽聞、眼見的例證：盆菜的食法，實為方便山頭進食，筷子一雙立即搞掂。發展下來，寶安圍村將盆菜不斷提升，食材豐富了，味道提煉了，進化成今天香港豐儉由人，於年節大放異彩的盆菜。



創先河，澳門銀河集團旗下8間餐廳，推出我國8個不同省市菜餚，結合特色盆菜賀龍年。 作者供圖

### 令我刮目相看的一位年輕歌手



發式生活 余宜發

其實入行20多年，看見了很多新入行的歌手及藝人，而我當然接觸比較多就是歌手們，由他們戰戰兢兢地踏入樂壇的表現，到很多已經成為獨當一面的藝人，當中他們也付出過很多的努力。但我覺得，最重要就是有沒有當藝人的天分及如何把自己的前途定下路向努力向前完成每一個目標。

其中一位令我難忘的年輕歌手，就是魏浚塗。記得去年年底的時候，收到他經理人公司的邀請訪問他，最初自己只是從一些電視節目及廣告看見他，沒錯，樣子很標致，算得上是新一代的男神，擁有很多粉絲，工作機會非常多。到訪問的一天，首先我就問他：「數數手指，原來你已經拍攝超過80個廣告，這麼炙手可熱，你自己覺得怎樣？」他非常謙虛地跟我說：「其實自己沒有算過，只是覺得自己好幸運，有這麼多入界機會而已。」

另一個有趣的，就是他在未到達錄音室之前，原來他已經預早到港等着我回來。在等候期間，他問經理人公司的工作人員，說怎樣稱呼我好呢？而相熟的朋友也會知道我比較喜歡大家叫我「發仔」不是「發哥」，因為稱呼發哥的是周潤發，而工作人員跟他說，就稱呼「發仔」便好了。但他有點尷尬及不知怎樣好，因為他覺得我這位前輩在這行好久，以他這個新人怎麼會叫我用「仔」這個有點不尊重的稱呼。最後他稱呼我為「宜發」，因為他覺得這樣稱呼我會比較有禮貌。但我就覺得很有趣，皆因從來沒有人這樣稱呼我的。

而另一樣我非常欣賞這位藝人的原因，就是他身為一個很多粉絲的藝人，尤其是男生，理應不會把自己的感情事掛在嘴邊。因為他的經理人就是他的女朋友，經常會出雙入對工作，但他從來沒有隱藏自己女友的身份。我就問他：「你不怕因為公開有女朋友而損失了很多支持者？」他簡單答了一句：「我不覺得要隱藏她的身份，兩個人拍拖就應該給大家知道她是我女朋友，隱藏的話算什麼男人，應該要對她尊重。」雖然他只是一個20出頭的小伙子，但原來他是一個很有承擔的男生。而且對比很多新人，他是一個非常有禮貌的人，就是這點，已經覺得你們支持他是對的，魏浚塗加油！



冬陽天地 梁冬陽醫生

### 氣胸 爆肺

一個年輕、平時非常健康的運動健將，最近傷風感冒咳嗽接近尾聲應該快好的時候，突然發覺胸口劇痛，有少許喘氣不舒服，但並沒有典型的呼吸困難，休息一會兒，稍為好些又繼續工作，過一兩天持續地痛，照胸部X光發現胸腔裏含有空氣，學名氣胸，廣東人叫「爆肺」。

作為醫生如果突然之間對一個平民百姓講你爆肺，我相信這個訊息非常爆炸對他內心的衝擊多過肺部。

氣胸可以分爲幾種不同的情況：自發性氣胸：不明原因的氣胸，多見於高瘦的年輕男性，可能以前有肺氣泡而不知，平時好人一個當受到外來刺激，劇烈運動，在飛機中氣壓改變等都可以誘發。

支氣管阻塞，慢性支氣管炎，肺氣腫：可以發生氣胸。

創傷性氣胸：由外傷引起，例如被尖銳的刀或針刺傷。

一旦發生嚴重的胸痛，即使是年輕人也應該去看醫生檢查，不要啞忍而令病情加重，如果空氣只有入無出積聚在肺部，不能呼吸，胸內壓

增加，造成縱膈移位，血液回流受阻，甚至可能休克，可以死亡。

可能有些朋友曾經在新聞或電影上看到在飛機上，突然之間有乘客出現氣胸，呼吸困難，急召乘客中有没有醫生，而醫生用一支不鏽鋼筆筒在胸部篤穿放氣。很久之前有一位醫生用飛機上的一個衣架刺穿病人的胸壁放氣而救了那個病人。有時也聽到飛機爲這些突發病人改變航路急降就近的城市趕去醫院。這就是因爲在空中氣壓的改變，令有先天性肺泡的人的肺泡爆裂形成了氣胸，出現了這樣的緊急情況。

如果在醫院，醫生會爲病人放一條很細的引流管排氣和接駁引流瓶，將多餘的氣體引流出來，慢慢地被壓迫的肺部會正常伸展，病人的症狀會得到明顯的舒緩。如果一段時間都不好又或者預防將來的復發（曾經發生過氣胸的人再發生的機會很高），醫生可能會爲病人做微创肺膜黏貼手術，令復發機會大大減少，所以年輕人不要以爲自己無病無痛，即使有不舒服也死頂而掉以輕心，如果有異於平常有這些難以忍受的痛，一定要查清楚是什麼問題，切記。



百家廊 吳志發

### 根在家鄉

家鄉的石子街彎彎曲曲綿延；木板房、泥牆房、青磚房鱗次櫛比；溪流清涼，山林青綠，鳥兒紛飛，炊煙嫋嫋；古樹古井古街古屋隨處可見，年年歲歲古韻悠揚。

春播夏忙，秋收冬藏，從前鄉下人主要靠種田爲生。春日清晨，鄉親們扛犁耙趕老黃牛到田間翻泥耕種，他們忙忙碌碌的身影定格童年眼畔。炎熱夏日，父親常忙到黑咕隆咚才肯歇工，我不時手提馬燈，拽着母親的衣角到地裏迎接他。

父親愛喝小酒，閒暇之餘，喜歡與石生頭、天寶根等十幾位同年叔打平伙。他們弄一隻大肥兔或整幾斤豬頭肉，縱情猜拳喝酒，「兩人好啊，五魁首啊，六六六啊，滿堂紅啊」，一杯又一杯，你來我往，喝至酒盡底朝天方肯甘休。有一夜，菜已上桌，買酒者尋遍村中酒家，卻拎着空壺回來。難得搓一頓，豈能無酒！父親臨時找來兩瓶陳年米醋，兌上溫開水，眾人照樣喝得有滋有味。

母親往往在雨天或過節之日，帶領孩子們推磨石，吱吱嘎嘎磨米漿磨豆漿。她熟練地蒸捆飯、蒸7層糕，或攪米凍、滾豆腐、包糰子、做芋子包和珍珠丸，有時用石臼打糍粑和捶飯子。凡煮好料，母親都會端一大碗給鄉里和妯娌們嘗鮮。母親30幾歲光景，曾見悠悠挑起擔子，在村子和曹坊集市上做些家鄉小吃的小生意。肉類缺乏之年，老街道上貴生子的豬肉攤曾讓幾多人佇足徘徊。那些年湧現出梅招、秀香、運香、聰妹、家玉等婆孀釀酒能手，她們挑着酒擔子走街串巷，婀娜多姿的身段，春風滿面的神態，清脆甜美的腔調，成爲一道行走的亮麗風景。

村口屹立着一棵碩大的香樟樹，一年四季綠葉成蔭，爲行人遮風擋雨。據傳，香樟樹的風霜歲月可追溯到明朝崇禎皇帝年間，歷經數百年巋然不動，彷彿是忠誠的守護神，保佑着父老鄉親幸福平安。逢年過節，家家戶戶幾乎都要帶上香燭、鞭炮及雞鴨魚肉，虔誠地到香樟樹下燒香磕頭。1980年代末，離開家鄉40餘載的叔公從台灣初次回鄉探親，識別家鄉最重要的標誌，便是這棵香樟樹。老人家在樹下久久逗留，雙臂抱着樹幹，熱臉緊貼冷樹皮，情不自禁熱淚盈眶。

一個人骨子裏對家鄉的眷戀，離不開傳統美食和山山水水。家鄉的味道如血液般自然天成流淌於身體，人生走到哪裏，它們就在哪裏生根發芽。燕子遠飛來年歸，樹葉黃了又添綠，忘不了的家鄉，它是我生命的源頭。這裏寄託着父親辛勞一輩子播撒的希望，這裏守護着日夜衰老的母親，這裏也有我念念不忘的正在漸漸消失的風光。

看戲看電影看遊龍，是老家往日熱熱鬧鬧的興奮事。「入公太」期間，村子裏敲鑼打鼓，各家賓朋滿座，勝似過大年，夜晚好戲連台。客家人的熱情好客在這一時刻體現得最爲淋漓盡致：來者是客，隨意進入哪一戶人家皆可吃飽喝足。「入公太」是連城河源十三坊的集體民俗活動，每村輪流祭祀闔閩王王審知，13年一個輪迴。有一次，在村漢劇團團長吳在林老宅上演《珍珠塔》，父親飾演老管家，員外正在惱怒，退步至座椅之際，穿高跟靴的他被凸起的釘子絆倒。父親見狀，立即改變唱詞：「老爺，不要過分氣惱，身體要緊啊！」同時扶起員外入座。觀眾絲毫未

發現破綻，播放字幕的吳團長卻看出其中奧妙，大讚父親沉着老道、機智救場。

在松樹崗放電影時，村民們早早抬來木板凳搶佔最佳位置。伴隨着放映機上的膠片嘩嘩地轉動，一束會跳舞的奇妙強光照在潔白的熒幕上。大夥與電影裏的「好人」同喜同悲，對「壞人」咬牙切齒。《雞毛信》、《地道戰》、《喜盈門》等老電影耳熟能詳。母親根本無暇看電影，趁此人氣聚焦的良機，她竟閒開地帶擺攤做小買賣，賣過糖糕、糖泡蛋和燈盞糕。我常圍繞攤位左右，侍機吃上一口好料。

元宵之夜喜遊大龍，升星、培田兩村齊心協力，每家出一節燈籠和一位勞力。我負責抬魚燈，一大群五彩斑斕的魚蝦緊隨長龍尾巴搖搖曳曳。遊龍途經的人家都在門口點燃一堆松枝，以表誠心歡迎。拔龍鬚乃當晚的重頭戲，據說誰能拔到龍鬚，誰家就能養大肥豬。抬龍頭的人時刻警惕着，只要有人一蹦一跳拔龍鬚，龍頭就忽高忽低、忽左忽右地躲閃。而今，長輩陸續離世，吾輩已入中年。古屋古店古祠古廟在歲月的洗禮中堅守着一份從容。漫步村間，村口的老香樟樹依然鬱鬱蔥蔥，大田壩的石拱橋依然雄跨河源溪，古韻十足的三口井依然清泉奔湧，它們與無數的祖屋一起默默守望着家鄉。

家鄉是閩西古樸的小山村，受政府保護的古蹟眾多，風土人情深得我愛。時光如水不復流，根在家鄉須記祖，忘不了的升星古村，它是我成長的搖籃。這裏有我熟悉的山山水水，有家人們的無數歡聲笑語，有世代傳承的家風民俗。

祖輩們奮鬥在這裏，父親的靈魂在這裏，我的根也在這裏。



細說星光 叢仁

### 王凱的《大江大河》

認識王凱（見圖）是因為《大江大河》的宋運輝，前年在政府台播出了兩個季度的《大江大河》，我每晚都有追看，喜歡王凱那種實在的演技，大概他不會是香港年輕人，特別是女生鍾愛的那種類型！但在《琅琊榜》、《歡樂頌》裏的蕭景琰和趙啟平，王凱其實也有他的另一面。說起《琅琊榜》，不單令王凱走紅，當然也讓胡歌跑了出來，他們都是同年紀、同期的演員，今天都是40歲過外的中生，所以某類角色，如《繁花》中的阿寶就開正胡歌的戲路。第三季《大江大河》的宋運輝，也讓王凱演回自己。

大家都會留意到這檔期梅長蘇與蕭景琰（《琅琊榜》中的角色）分頭擊擊，胡歌演王家衛的話題劇《繁花》，王凱3度出演《大江大河3》，無可否認，《繁花》的宣傳和人氣一定大於《大江大河3》，畢竟觀眾對續集總帶點看法，加上《大江大河》的劇情傾向主旋律，未必適合大眾口味，但《大江大河3》之歲月如歌排在CCTV 1播出，收視已有一定保證，無須擔心要在市場上競爭。

《大江大河》大

概是描述1978年後國家的發展，農村城鄉的改革，以致工廠大企業的生成，以幾個主角的交集關係把故事展開，還記得宋運輝最初與由周放飾演的原配開顏，那種沒緣沒分的感情，形式化的婚姻生活，把那段時期中國年輕男女，似開放非開放的戀愛狀況，寫得位。宋運輝與梁思申又算是什麼？一個留學生，自小傾慕大哥哥的才華，最終一起生活，可惜當中央夾雜着太多互相幫助還是互相利用的矛盾，感情也難以純粹。

喜歡《大江大河》就是因爲劇情彌補了香港人對那段時期國家發展的空白，在這套劇中找到了很多從前在書本中看不到的歷史，也是人民生活真實無偽的一種紀錄，劇中毫無忌諱地反映時代的腐敗與人性貪婪，但那種擋不住的人民渴望與國家無比堅毅的努力圖強，無論成功與失敗，都在經歷一種學習，最終走出一條大國之路。劇中除了王凱之外當然還有楊樂和董子健，也是筆者特別偏愛的演員，《大江大河》之歲月如歌，仍在追播中未能作出整體評價，但毫無疑問，這是一套具深度需細味的劇情片，現正在CCTV 1綜合頻道每晚播兩集。



演藝蝶影 小蝶

### 意料之中的頒獎典禮

雖然每年《萬千星輝頒獎典禮》我都不會乖乖地坐着看畢整個節目，但是或多或少也會看一些環節，畢竟我是「電視劇飯飯」的一輩，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的節目總會看看。

不過，今年我竟然完全沒有看。一來是忘記了看；二來是即使翌日發現忘了看，卻絲毫都不想上網觀看；第三，是當我看得了獎項名單後，更加不想看，因為都是意料中事。我用「意料中事」這個形容詞是有兩個意思的。

炎明熹和《中年好聲音》獲獎是意料中事。他們都是無錢生金蛋的雞（譬喻而已，絕無貶義），怎會不給予他們獎項再提高身價？

余詩曼獲得多項「最佳女主角」獎是意料中事。事實上，《新聞女王》未上演前我已經猜到她會在屆頒獎禮中獲得多項女主角獎項，只是沒有想到錦上添花得那麼盡，連最佳衣着獎也兼收。

高海寧獲得「最佳女主角」獎項也是意料

中事。試問無錢的花旦還有多少人？若不再讓捱了十多年的二三線女演員接棒花旦位置，難道日後開拍的劇集都是以中老年女性爲女主角？

今年增設「大灣區最佳女主角」獎項，就是爲了多份豬肉獎而已。3位男演員分別獲獎，皆大歡喜。這是否證明各地觀眾的鑑賞力和喜好不一？但三地觀眾對女主角的喜愛卻為何可以一樣？

馬貫東肯定是會獲獎的，視乎他會獲得哪個獎項而已，所以他一定會開心，現時的安排則同時令林子善也開心。況且大家都知道林子善獲獎，一定會出現很多激動灑淚的煽情場面，正是觀眾喜歡看到的。只是馬貫東從2016年的《愛回家·八時入席》我已經看好他，他卻竟然經歷8次「最佳飛躍進步獎」的提名才能獲得這個獎項。事實上，他早已位列二線男配角，現時才飛躍成功，感覺上有点怪。

我記得當年一位男演員是「最佳男配角」

獎項的大熱人選，卻輸給一位他認爲演技不及自己的對手，爲此不忿。我告訴他不要爲一次失敗而氣餒，因為他有機會飾演男主角角色，但對方只是剎那間光輝而已，難再上一層樓。這麼多年過去，我的下半部「預言」應驗了，只是這位演員早已離開電視台，無法成爲電視劇男主角。馬貫東雖然不能憑《破毒強人》的杜飛獲得「最佳男配角」獎，但只要他一天還在電視台的跑道上，還是有機會獲獎的。

《無窮之路III——無垠之疆》獲獎是合理的，因爲這個節目令觀眾看到一般人不容易去到的地方，擴闊了視野。可以想像那兩個多月來的拍攝工作是多麼艱巨，它獲得獎項是實至名歸。

陳豪憑《破毒強人》的文華獲得「最佳男主角」獎是意料之中，因爲他真的演得好。相信唯一意料之外的是袁志偉獲「萬千光輝榮譽大獎」。